



蘇談

姚守重士

楊循吉君謙父著

革除年間太守姚公最爲重士嘗禮俞貞木於布衣之中數數饋以薪米因此遂復得錢繼忠二老儒皆徵出部下自姚公折節顧好悉爲賓客郡中嘗開宴彥士並集一古列指使據坐上席繼忠罵之貞木踐繼忠足勸使勿罵繼忠愈罵急太守問故繼忠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爲重更無日子使以武臣坐諸賓上耶古列斬

謝退避下坐是時四海初定武功方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蓋非其本心而繼忠當筵叱罵太守爲之彌縫周全指使爲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黠詩

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沒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多得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意也體方之爲

詩時人多笑其老耄被給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爲竒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擗之以爲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蓋極一時之富貴以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以厚贈軍前取賞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於今猶公

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矣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昂能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旦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半道輒一周焉他

如圓覺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諷誦畧據行墨而已吾輩士人固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盖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脩旣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

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修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於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 史明古修志

史明古修吳江縣志欲加山川爲一門吳江本無山循吉因論間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吾邑境內循吉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角耳豈可相割與乎時都玄敬亦在坐相與一

笑

###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各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名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詞語流麗亦能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

故也後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為在家僧

吳都憲膽氣

常熟吳都憲訥少為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珪於都憲差後然亦一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各有豪邁自雄欲鬪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酆都獄至為犴猛又為機括設伏於地下人不知躡之則有群偶鬼萃而搶焉殿堂闐寂人非携一二伴侶不敢單身而入也章與吳約以月黑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為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福山匿神帳中吳持餅請鬼

前每至一鬼必云與汝一箇次章所匿處章伸手出乞我也要一箇吳遂以餅與之云也與汝一箇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吳仕至都御史亦多有著述為時名儒焉然福山今亦焚毀余數年前一至土偶零落無復向者之可駭者矣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最為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罰一杯若至四滴五滴亦罰如其數惟是酒錄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為例頗多如不說

後語及落臺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辯者爲攪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喝云有五滴則徑罰五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喝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宴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被荼毒者也不知此法起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色自行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爲歡乃苦人如是豈

善飲乎

### 中峯草堂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衆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正居吾家鴈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爲王臣豈屑爲是此俗人之見耳前人高勝處至多要此亦是其高致常事何足

怪也

### 武功治水

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水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効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徃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云聖

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爲人道之

### 姚廣孝雅量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本縣丞囑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笞而訊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丞使緹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行且送郡獄明

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體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日更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 林屋洞天

武功平生好奇每遇遊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遊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妙四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庭玉柱者是也中設石床類爲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漸爲深

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留作其間爲同遊俗子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 東平志異

前輩王某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濬水於古堤下得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葬河東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塚乃移葬焉王陞知州笑曰前人止言我爲州判今至握印得無過乎竟終於官其子洪與余交親言之也

文襄仁政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案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佛噓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桐鄉事武

周伯器寓客吳中以教授爲業正統末福建盜作金尚書統兵徃征厥討伯器拱立胥門水次自薦喝曰有嘉興儒人周昇願効力軍前尚書壯之顧其衣猶儒服謂曰旣趨武事難仍舊衣伯器曰諾亟易短袍戴小帽束腰而進尚書納之後至福中遂爲尚書親信凡帳前合用文字皆令製焉賊平論功尚書與張僉都不協其勞不得盡上止爲沐陽典史

蘇治失火

况守治府時被火焚卷文悉燼遺火者一吏也

火熄况守出坐礫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守嘆曰此固大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罰止罰俸而已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盖有三人則天下不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住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楊尚書遇文貞

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憇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返者十餘里不以爲勞文貞被薦及相引拔

文貞貴德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  
舉先生焉曰此門可不容有德之人先踐也

周巡撫解嘲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孚歲適不登人  
譏之曰周白地文襄笑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  
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果盈羨民間銀十  
兩糴米五十石

王止仲

止仲爲吳中文人藍玉家請爲子師人勸勿往  
答曰大虫穴中可遊戲也及到玉家未久玉方

自雲南凱歸不肯往謁曰我人師也將軍主人  
也玉壯其言遂先垂訪塾中以爲儒生而易之  
及發談皆兵家語無異老將玉深敬異禮爲上  
賓及玉被收止仲亦連坐死

夏卿風致

夏太卿以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一  
時人士所宗其子鉞奉之甚備太卿好與賓客  
遊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  
人遍召太卿所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肩輿舁  
太卿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太卿之別業也有

林木花竹之勝太卿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後下世太卿爲人善自娛飲後情暢則以杯擲起而接之歌弄自若其風致如此近世所不復見也

劉氏世德

先外祖虞衡府君厚德人也先舅初爲學生小試第一人以爲賀府君曰須得鄉試如此方可喜耳及試南都學士高毅得先舅之文而竒之曰是必山林老儒果擢第一揭曉日先舅才二十歲人來報府君曰且喜賢郎已作解元府君

徐曰知會試如何顏色自若不異平時明年試禮部復魁天下府君得信復然府君後以先舅貴封虞衡主事爲人好事禮佛諷經終身不倦竟日無一語人有誑之者未嘗不信也年八十得疾數日延至次年元日而歿蓋復添一歲焉

薦人反噬

葉文莊公在兩廣巡按御史吳禎有小材文莊愛之遂舉同舉戎事吳由此得驟爲僉都既而吳不樂爲之下謀傾葉結閣老李賢召之還鎮口外而已得獨任文莊後至吏部由此不薦一

人與先舅參政劉公爲莫逆交參政以文學知名四方而浮沉外藩二十年文莊不爲引薦士論薄之或以其猶以禎故若其果然是何以一人之負已而遂以天下皆然耶大臣之量恐不如是後文莊歿其家請參政作傳參政辭之縉紳私快蓋文莊在吏部僅僅保祿位卒至死未聞有進賢之稱云

壽不係人

酒之爲害有至酷烈者尊生之士不可不知也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夜

向臥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飲酒而壽者吳中蔣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於姬妾其飲酒至百鍾不醉今年九十餘矣猶日行數十里也則亦其稟受之厚有酒色不得而損者也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然不飲酒而得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不絕姬妾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歿又母族之一長者曹翁居京師年九十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涓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予以爲

蔣大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之厚耳不可學也吾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者則養生宜師之雖不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龔尚賢則其死信不由命可爲狂飲者之深戒也

### 陳氏世家

陳惟允在張太尉開府時爲潘左丞客甚貴嘗在馬上遇止仲步來止仲嘗微賤不爲所齒惟允揚鞭呼云王行可來我家看畫止仲羞之惟允死其子繼事止仲爲師止仲待之殊薄報前

恨也止仲嘗稱惟允爲先友後有譏之者云當時止仲望惟允馬塵猶且不及安敢與之爲友乎繼即五經博士爲西楊公所薦者也

###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殺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 劉守鎮訛言

處州葉宗留叛時有童謠曰到中秋過蘇州人皆相傳驚不已或傳賊有二飛劍能殺人者人

益惑之忽有決囚重臣自北來者郵卒執小黃  
旗馳報呼云殺人者至矣人聞之莫問其詳皆  
相傳報以為處賊至也棄擔負皆返走入城自  
楓橋至閭門肩背相疊皆滿至不能行焉明日  
始定郡守執郵卒杖殺之

### 陸道判損資

元時富人陸德原貨甲吳下為甫里書院山長  
一時名流咸與之遊處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  
以資曆付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為汝禍耳德原  
遂為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

宗靜又納貨為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為  
竹堂寺所謂二人者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其一  
姓葛亦富名不傳

###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先生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  
州過蘇相與登城而遊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  
經於城上乞文遂為命筆時五經老矣窮搜耗  
精至成疾乃戒弗遂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  
欲五經為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湏死  
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斯人

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觚而疾  
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役氣  
特甚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  
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則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桐村健文

周伯器往來吳中常以文自賣平生所作蓋將  
千篇開卷視之自初至終非堂記則墓銘耳甚  
至有慶壽哀挽之作亦縱橫其間然伯器之才  
特長於此每爲人作一篇必有所得多或銀一  
兩少則錢一二百文耳伯器每諾而許之一日

作數篇不竭精粗間出在乎得者遇之然伯器  
稍舉筆便得成章細字正書雖起草亦然不見  
其勞也豈有才固有長於此者歟及既死所遺  
論著無一篇識者惜其有才而錯用之也

馬



卷之五

五

